

雖不願撤退，但尙無永久佔據之跡象。聯大爲貫徹對耶城的決議起見，似可將耶路撒冷改爲國際自由市，由聯合國派員管理，並由以、阿雙方共同參加。如此，則既不必將其直接交回約旦，亦可否定以色列合併舊城之事實。至於其他土地，則可以阿拉伯國家承認上述若干問題之解決而由以色列自動撤退。

以、阿雙方簽訂和平條約問題——一九四九年，聯合國安排以、阿停火，並簽訂停火協定，但自是以後，阿拉伯國家並不因此而即承認以色列之存在。現在要避免過去的覆轍，惟有使以、阿雙方同意簽訂和平條約，正式承認彼此的法律地位，然後才不至產生謬妄的觀念。在和平條約上必須把上述許多問題的解決辦法，明白規定在內，以免引起異日的糾紛。以色列當局屢次表示希望與阿拉伯國家直接談判，其目的固然要避免過去由大國或聯合國出面保證而無效果的流弊，同時也是希望能夠正式簽訂雙方的和平條約。可是以色列這種想法未免過於高估了此次戰爭的勝利效果，而低估了阿

美蘇關係之現勢

陳紹賢

去年秋間，美蘇冷戰有些解凍的跡象，曾引起國際間的重視。筆者特就廿年來兩國關係張弛循環的徵象，當時他們相互關係的問題，以「美俄關係之展望」爲題，試作若干演變的探測。——拙文見本刊去年十二月號。晚近以來，美俄冷戰又由低潮轉入高潮。

壹 春來冷戰轉劇

今年二月間，韋爾遜與柯錫金在倫敦會談，爲越戰謀和失敗之後，繼以美國恢復轟炸北越，蘇俄更露骨支持河內的立場，并增強對它的援助。美蘇關係一反過去數月的和緩（Deante）形勢。特別是從今年四月以來，有了若干事實，顯示兩國的關係又復緊張。

一、四月初旬美國艦隊在日本海上演習偵察潛艇，「華爾克號」(USS Walker) 驅逐艦於十日 and 十一日各發生一次與俄艦輕輕碰撞。據美國防部十

拉伯人消極抵制力量。我們認爲只有在聯合國安理會內，經由美、蘇幕後的妥協，或許可能壓迫阿拉伯國家勉強接受和平條約的安排。如果聯合國能夠做到使以、阿雙方同意簽訂和平條約，則中東風雲可以平息。

六 結 語

最近消息傳來，美、俄雙方有意對中東問題提出折衷方案，以期獲得某種妥協。苟此種動向而果成爲事實，那麼，在安理會中或較特別聯大更易達到解決，因爲在聯大議場上各爲面子問題而互不相讓，不如在安理會的幕後可以彼此討價還價，而達成雙方的願望，可是由於阿拉伯國家的反對，乃至以色列的作梗，美、俄能否不顧其意見而強制執行，仍有極大的疑問。所以我們對於聯合國的前途，仍不能不深懷隱憂，因爲如果在安理會竟不能對以、阿戰後問題迅速適當的解決，則聯合國不免重蹈國際聯盟同樣的悲運也。

(七月卅一日脫稿)

日宣佈：俄艦顯然在監視演習，并數度接近美艦，美艦曾警告以危險。在撞擦前，俄艦一度駛至美艦的十五碼內。次日又宣佈：本日「華爾克號」在日本海上又遇俄艦駛來，「相互擦過」。

對此兩度事件，美國務院都會向俄政府提出抗議。十一晚，莫斯科電台宣稱：「美、俄軍艦在日本海上發生的事件，是美國的海盜行爲。美、日軍艦近日來在蘇俄近海舉行聯合演習，美艦在演習期間，會向俄艦作近距離的挑釁。此舉違反預防海上相撞的國際法。」十三日，俄國防部副部長謝米諾夫交給美大使湯姆遜一項照會。同日美國務院發言人芮普宣布：蘇俄的答復

與莫斯科電台十一晚所作的指控，內容相同。他并聲稱：「我們已把我們的立場表明，并認為此事已經結束。」

二、美國務院於次日（四月十四日）採取一種似是對俄報復的行動。它宣告：美國拒絕蘇俄的請求，不允以一艘美國的小型潛艇（Midget Submarine）售給它。美政府對此請求，經兩月考慮後，認為此項交易，「對美國的安全利益有所不合。」因為這種從事深海技術研究的潛艇，可能有助於蘇俄建造軍用潛艇。

三、美蘇間原有某種限度的太空合作，如地球磁場變化資料的交換；太空生物和藥物資料的聯合發表。近因蘇俄太空人柯馬羅夫遇難，美國太空總署長韋伯呼籲蘇俄與美國擴大太空合作。蘇俄沒有反應，且拒絕華府商派兩名太空人前往參加柯氏的葬禮。

四、歷經多年談判，而獲簽訂的美俄領事條約，復經美參院長期拖延，終於今年三月十六日批准。這是美蘇間有史以來第一次的雙邊條約。它原是雙方都認為有早日生效的必要，但迄今蘇俄最高蘇維埃尚未批准。據非官方的消息，蘇俄未予批准的理由，說是因為「美帝還在侵略越南人民」。又據七月八日合衆國際社華盛頓電：柯錫金會在格拉斯波羅（Glassboro N. J.）向詹森總統保證：蘇俄有意批准該條約，但拒絕說明其政府何時採取行動。

五、史達林的女兒史薇蘭娜（Svetlana Alliluyeva）於今年三月六晚逃離俄駐印使館的監視，在美中央情報局人員陪伴下，由新德里飛羅馬，再飛日內瓦，然後飛到美國。完成了她投奔自由的願望。這已惹起莫斯科對美的敵意。加以她在美發表的談話和寫作，更激發俄共報紙雜誌對美作強烈攻擊。例如，「真理報」說：「美國政府從白宮到中央情報局，對於史薇蘭娜從事誹謗與挑撥的反俄運動，都應負責。」六月廿五日，柯某在紐約答記者道：有人在利用她去破壞蘇俄的聲譽。——這句話，似是對史女的回憶錄將於俄共革命五十週年紀念前出版而發的。

貳 詹、柯會談前後情勢

一 中東問題

中東戰爭爆發，美蘇關係更形緊張。白宮與克宮間「熱線」的通訊，雖

獲致雙方不捲入戰爭的互相了解，但蘇俄各大城市中反美的呼聲，響徹雲霄。詹柯會談後，俄共的反美運動，漸趨和緩。惟兩國的中東歧見，并不因會談而稍有消除。

美國的基本政策是從中東的持久和平着想。這可見於六月十九日詹森發表的五項原則：一、承認國家生存的權利；二、公正地對待難民；三、海運的無害通行；四、限制浪費的和摧毀性的武器競賽；五、尊重一切國家的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此五原則也構成美國對聯大緊急會議的提案。

蘇俄的基本政策反是。如見於同日（十九日）柯某在聯大會議發表的演說，他抨擊美國侵略越南、古巴、剛果，及其他地區，以及造成中東的戰爭。他指稱，地區戰爭可能導致核子戰爭。他的聯大提案的要點是：一、譴責以色列的侵略行為；二、限以色列軍隊立即無條件撤出佔據的阿聯、敘利亞和約旦的領土；三、責成以色列賠償阿拉伯國家的全部損失及歸還「被奪取的全部財產」（all seized property）。

從會談後已發表的文件及紀錄，大致有如下的情形。

詹森於廿五晚對全國電視廣播說：中東危機非輕易可能獲致解決的。一些單純主張是：每一國家都有生存的權利；戰爭必須終止；「在適當情況下」(In the right circumstances)軍隊必須撤退。現在距協議的路程漫長。柯某於同晚對記者會說：中東問題的主要目標，在譴責以色列侵略，并使它的軍隊撤退至停火線——六月四日戰爭爆發前的界線，纔能考慮到中東水道自由通行及以色列獨立國家地位等問題。

詹森會以其十九日演說的五原則為基礎，作成中東和平的十點計劃，於會談時提出，希望予以討論。柯某表明須俟以色列撤軍後，纔能談到這些計劃。

七月四夜，聯大會議表決中東問題六提案。其中拉丁美洲廿國提的一案，要求以色列撤軍，同時連帶要求阿拉伯國家結束對以交戰狀態。美國贊成；蘇俄反對。蘇俄是只要以色列撤軍，而不要阿拉伯國家結束對以交戰狀態。

再看會談前後莫斯科對中東問題採取的其他行動：它承諾給阿拉伯國家補充戰爭損失的飛機一半，戰車四分之一；它給阿聯的飛機已交百架以上；蘇俄主席包戈尼訪開羅與大馬士革時，主張建立蘇俄與埃、敘的軍事聯繫，為

有效使用俄製新武器所必需；因之，蘇俄的軍事代表團已到埃、敘工作；蘇俄利用亞歷山大港及阿拉伯其他地方作軍事基地的談判，已在進行中。（註一）

由上觀察，可知中東問題美蘇難於協調，關鍵在於蘇俄。它十年來先後援助埃、敘、伊拉克和阿爾及利亞等國，共費美元達四十億。經此次七十二小時戰爭，除伊、阿未曾參戰外，殆已化為烏有。此一事實不僅損害它的國際地位，俄僑們且對國人無以交代。他們當洞悉黑魯曉夫垮台原因之一，就是他對非洲國家的顛覆投資，浪費而無功。加以埃、敘鑒於慘敗垂危，蘇俄不救，怨恨的情緒，會隨處顯現。俄僑們為挽回此種內外交迫的頹勢，不能不對美擺出不妥協的強硬態勢。

同時，他們為貫徹其控制中東的野心，正可趁此機會，進一步地掌握阿拉伯地區的戰略據點及石油資源。這更是他們的國策，而與美國的基本政策相背馳。

所以，在中東問題上的美蘇關係，已可見的，是彼此不至介入戰爭。除此以外，關係中東和平的任何問題，兩國將難達成協議。中東危機延長下去，美、俄的冷戰將愈見緊張。

二 越戰問題

詹森明知蘇俄對中東事件的強悍聲勢，乃實逼處此，為何要與柯某會談呢？其主要作用似要藉以親自謀求越戰和解。此種用意，也由於接受參議員孟斯斐德(Mike Mansfield)、古柏(John Sherman Cooper)和麥納遜(Warren G. Magnuson)等的希望——藉中東問題美蘇的合作，(意指在安理會中共同促成停火決議)，導致越南問題的解決。同時，據說高德柏也會力陳此議。

會談後，詹森廣播說：「我已能在無第三者在我們之間的情況下，十分確切表明，我們對於他人可能採取促進和平的每一步驟，也將採取對等步驟，且將作進一步的努力。」次日(廿六日)，他在少年商會(Junior Chamber of Commerce)的代表大會中發表演說，提到與柯會談是「有益的」；對越南問題，他說，決心儘人性的可能，從事每一工作，期達成和平的實現。

柯某於會後對記者會說：會談對越南問題未獲進展；美國仍在侵略越南人民；除非它停炸北越及自南越撤軍，越戰將無終止之日。這些話與他十九日的聯大演說，把越南問題與中東問題連在一起，給美國以「侵略」的罪名，前後一致。

他把越南與中東併提的戰略，旨在加重對美作政治攻勢。同時為利用華府急求結束越戰的弱點，以迫它對中東問題讓步。他在離紐約飛古巴前對記者們說：「我們(指他與詹森)對越南問題仍有很深的歧見。俄外長和美國務卿將續討論雙方的歧見。」

詹森也會表示寄厚望於今後雙方的直接接觸。但魯、葛紐約會談的結果，據宣告「沒有進展」。

柯某由哈瓦那回莫斯科經巴黎時，與戴高樂晤談後答記者說：「只有越南同志能解決和戰問題。他們是正在作戰的。」七月一日，他在莫斯科與法總理彭比杜發表的「聯合公報」，也提到要求美軍退出越南。

再看美國方面的消息。七月十一日，詹森對記者會說：「我們早已切望着在任何時間，去到談判桌前，與對方會談。但我們還沒有跡象，顯示對方願意來談。」就此看來，格拉斯波羅會談後，越南問題尚無新的發展。

對越南問題，美、蘇難獲協議原因固然複雜，但突出而明顯的是：蘇俄格於匪共對北越的控制，實無能使北越降低軍事行動，以換得美國的停止轟炸。美國則不會促使以色列無條件撤軍，以幫助蘇俄重建其中東威望，而種下未來大戰的禍因，柯某當很了解此種內情，所以他最近聲稱：即使大國合作，也不能解決今日的世界性問題。

最近美國為打開越戰的僵局，已再升高軍事行動——華府當局否認有「僵局」(stalemate)，也不認是「升高」(escalation)。如擴大轟炸北越的戰略目標，並加強掃蕩非軍事區及其他北越的滲透路徑。美國「以戰迫和」的戰略，似已改進為「以戰求勝去迫和」的戰略了。七月七日，魏摩蘭將軍給麥納瑪拉部長的備忘錄中說：「北越正在付出浩大的死傷，而毫無代價的取得。這戰爭不是一種僵局，我們是正在贏得勝利，遲緩而穩定的勝利。」(註二)這些話，比起今年四月間他在紐約美聯社集會發表的演說，以消極語氣，指出一敵人不再有獲勝的機會」，已是根本不同了。

當此對北越加重軍事壓力之際，魯斯克於七月十九日的記者會上聲稱，

美國不能終止對北越轟炸，除非確定此舉能換來共黨的和平反應。又說：「北越正在遭受重創。北越南侵的目標已無能達成。河內的領袖們尚未承認此種事實，但承認的日子行將到來。」（註三）

魯斯克的話似乎過於樂觀，但他就北越處境而作的推斷，當非出於偶然。儘管高峯會談後，公開的是些對抗的話，但是否另有默契，以對付可能來自匪共的危機，還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三 禁核擴散問題

這是四年來美蘇陸續談判，期達成一種多邊「禁止核子擴散條約」(a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的問題。美蘇的原來立場是一致的。但西德和義大利以它對他們國內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發展，及對西歐政治和軍事的前途都會發生嚴重影響，所以表示反對。今春韓福瑞副總統歐洲之行，會向波昂和羅馬解釋華府的觀點，終於不能說服他們。

最近西德總理凱辛吉(Kurt Georg Kiesinger)發表談話，對詹柯會談可能涉及西方聯盟的問題，表示關切。他說：禁核擴散條約，「不只是關係德國的問題，而是關係在同一情況下各國的共同問題。」（註四）

印度、日本、瑞典和以色列也都反對。他們的理由，都以該條約將妨礙國內和平工業的發展。此外，印度強調除非得到確保免受中共核威脅，它絕不簽訂該約。印度外長查格拉(M. C. Chagla)會以此向國會提供保證。（註五）日本言論界有指責該條約的追求，為「大國自私」(big-power egotism) 的表現。日外相三木武夫會表示，假如他國從事和平用途的核試，日本希望利用以發展核能。（註六）

日內瓦十七國裁軍會議原定今年五月九日復會，討論該條約草案，但因蘇俄對美國提出的修正案未能同意，遂改期於十八日復會。復會時俄代表羅歇青(Aleksai A. Roshchin)與美代表福斯達(William C. Foster)仍未能協議。他們爭執之點頗多，惟重點在修正案第三條。

該第三條為國際監察條款，規定歐洲原子能同營組織(Euratom)中非核子國家——西德、義、比、荷、盧——在三年內免受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的監察。惟在此三年中，這些國家必須有一種自行管制的辦法，以保證原子能的和平使用，不會轉向軍事用

途，并可供國際原子能總署的監察。蘇俄代表指其為西歐國家的「自我監察」制度，表明不能接受。他並認為該條文無異開一漏洞，以利西德擁有核子武器。

美國的修正案也未能安善顧及亞洲國家的立場。且當匪共氫試之後，繼以對香港和緬甸的破壞或顛覆威脅，更增強若干國家對該條約的戒心。

在上述背景下進行的詹柯會談，對該條約問題，更難成立協議。會後，詹森在廣播中不着邊際地說：「我認為，我們已在例如限制軍備問題上獲得進展。我們已在今天下午同意由國務卿魯斯克與葛羅米柯先生於今後數日內，在紐約繼續研究這個問題。」

可是柯某的話，一點都不含糊。他答記者會說：「我們的立場非常明顯，我們絕對反對西德擁有核武器，並將盡一切力量，阻止它擁有此種武器。」又說：「蘇俄認為西德有核武器，是違反早年各國在波茨坦所達成的協議，並與歐洲一般情勢不相調和。」（註七）

由上分析，可見禁核擴散問題已演變成美蘇冷戰的重要事件。莫斯科以反對西德具有核力為藉口，要迫使華府進退兩難——接受蘇俄的觀點，達成該約的簽訂呢？還是顧全西歐的關係，致令該約胎死腹中呢？華府目前的努力，在不受迫於此二者間作一選擇，而在另找出路。它對修正案之不斷探求，就是為此。但蘇俄既堅定以此因擾美國，加以匪共氫試後，亞洲國家的安全警覺提高，中東危機又在發展，美國這方面的努力恐難有成。

四 限制反飛彈問題

今年元月，詹森的「國情咨文」提到蘇俄已開始在莫斯科附近建立反飛彈防衛。他聲明對國人的首要責任，就是保證沒有國家會認為發動核力，作為對美國或其盟邦的威脅，是一種合理的舉措。他并委婉警告地說：「美俄間任何進一步的軍備競爭，都將使雙方人民及全人類，在資源方面蒙受更多的浪費。對雙方的安全也都沒有得益。」

這是當前美蘇關係中一個嚴重的問題。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惠勒於今年五月間在參院裁軍小組委員會作證時指出：蘇俄在莫斯科及其他地區建立反彈道飛彈防禦體系，企圖在核武器方面「爭取優勢」。美國須發展「勝利女神X」反彈道飛彈系統，以「維持整個戰略核子威力，使美國在核力均勢

方面更趨有利。」

最近美國退休空軍上將施芮佛(Bernard A. Schriever)等發表一項報告書，指稱美國在核子攻擊力上將喪失領先，并提出部署反飛彈體系計劃。此外，美國若干飛彈專家也認為：蘇俄的反飛彈防禦，如能做到極周密的程度，就表明它有突襲美國的意圖，而無慮美國有反擊的效果。所以也主張應早建立反飛彈防務，以固國防。

五角大廈的看法，大有出入，麥納瑪拉認為，任何反飛彈體系，都有被穿過的可能。為何要花三百至四百億美元去做這種防衛？他的觀點是：爲着遏阻，應靠攻擊，非靠防衛。

詹森大致上採納麥氏的建議，所以切望能與蘇俄協議限制反飛彈裝置。他與柯某會談時，曾提出這個問題。柯某堅持，談判的議程須包括對攻擊性飛彈生產的限制。

限制反飛彈談判，乃華府單方的熱心，莫斯科是敷衍應付的。六月廿五日，柯某在記者會上說：「限制反飛彈問題，該是整個限制軍備問題的一部分。」這句話的用意已够明顯了。最近布里茲涅夫聲稱，中東戰後，帝國主義國家更加驕狂，蘇俄只好增強軍備。在此情況下，美國迫得從事反飛彈競賽，勢難避免。最近若干國會議員已在催促採取行動。

叁 美俄關係與北平

當前美蘇關係幾個重要問題，如上節所分析的，它們的形成或變化，都受了匪共騷武侵略行爲的影響。

一 就中東危機看

匪共利用此次阿拉伯國家慘敗中蘇俄所受的種種打擊，及其威望之低落企圖趁機攫取它在阿拉伯的地位。除了運軍火和糧食接濟埃及之外，且有以核彈供給納塞的預謀。莫斯科爲打破匪共的篡奪計劃，就必須在阿拉伯國家之前，擺出對美不妥協的態勢。所以它拒絕美國要求限制運武器往中東，它更反對美國建議中東結束交戰狀態，促成以軍撤退。

因此之故，在中東問題上，美俄間的僵局將難打開，危機將長期無法解除，甚至會惡化下去——以色列會迫得去追求核武器。如果再有中東大戰，

美蘇關係之現勢

可能會演成核戰。匪共的中東陰謀爲其導因。

二 就越南戰爭看

華府對越南問題，會運用匪俄矛盾，期找出謀和的路線，但都徒勞無功。它在這些嘗試與失敗中，體會莫斯科較精講理，不像北平蠻悍地只走極端。所以它爲取得莫斯科協助謀和，會不惜多方讓步，期造成冷戰解凍形勢，但都無濟於事。自去冬倫敦謀和失敗後，俄僑們對「美帝升高侵略越南」所作的政治攻勢，益見兇猛。在此次聯大會議柯某借題發揮之前，五月十二日布魯在蘇非亞發表的援越反美演說，表徵了這種攻勢的最高峯。

蘇俄如此加強反美，其主要作用在對匪政治作戰。否則，它怕難維持其在共產國家中的地位。華府認清這點，原已放棄爭取它去促成和談。這種徵象，可見於高德柏最近作首次指證：聯合國安理會未能處理越案，乃由於蘇俄的阻撓。

此次詹森要運用中東危機帶來的美蘇接觸，親自尋求越戰的解決。但因北越仍受匪共的控制與威脅，(周匪恩來會聲稱，如果越南的和平被出賣時，志願軍就要排山倒海而來。)他的這一新企圖，似乎還是落空。越南戰禍延長，責任顯在匪共。甚至俄共「真理報」七月廿三日的社論還說，越戰上升是中共促成的。

三 就禁核擴散看

六月十七日，匪共試爆氫彈。此舉可能發生的影響，在詹、柯會談中，當有檢討。七月十日，美國基督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有德藍蒙(Koscoe Drummond)的專文。他報導，匪共試是促成柯錫金會晤詹森的主因。無論實情如何，對此事件，蘇俄必較美國更爲關切。但會談縱有結果，目前總不會採取聯合行動，以摧毀匪的熱核裝置。將來有無配合的或平行的行動，還涉及其他關係的發展如何。

匪共進入氫彈階段，當爲提早自促滅亡。惟對當前美俄關係的影響，顯而易見的，就是兩國願望實現的禁核條約，必更渺茫。

在此次匪氫試前，印度對美國所作的「免被核子敲詐」的保證，已認爲不够明確。最近(七月十九日)魯斯克在記者會答印度記者道：(註九)

「此項保證問題是一重大意義的事件。因為空洞的保證，不會有特殊的價值，對於有關政府而言，真正的保證是很嚴肅與莊重的事情。」

「我相信這個問題將在日內瓦討論禁核擴散條約中提出，也許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提出。但就我所知，迄今各國政府尚未獲致結論，那就是我們繼續在考慮的事件。」（註八）

從他的這些話，可見美國對此保證，有由過去的單獨承諾，轉移為多邊承諾的趨勢。如果如此，原受保證的各國勢必各自為謀。在此情況下，不但禁核條約無由實現，而且核試競賽將形劇烈。對世界安全及人類生存的威脅，匪共實為罪魁。

四 就限制反飛彈看

美、俄間反飛彈問題，將因匪出現第一顆氫彈而變質——由原來談判限制設置，變成各自進行防衛設置。目前美國防部正在計劃一種「稀薄的反飛彈體系」(a thin anti-missile defense system)就是以匪共為對象。據七月三日的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說：「美蘇兩國政府正在迫切考慮需要一種較少複雜的反飛彈體系，以對抗正在成長中而不够精練的中共飛彈能力。」

如果美、蘇不能採取相輔行動，以對付匪共的飛彈威脅，同時相互間又

不能協議限制反飛彈防務，那末，唯一的趨勢就是作飛彈及反飛彈生產的競賽，其後果即使不是核戰爆發，必難免國家經濟崩潰。二者都是匪共氫試帶來的陷穽。

五 結語

中東的危機未戢；越南的戰火蔓延；禁核擴散瀕於絕望；反飛彈競賽形勢已成。凡此的因素固不單純；北平匪幫瘋狂好戰，實為這一切的主因。一個以「有三億人民可供核戰犧牲」為誇耀的偽政權，處此內亂劇烈，面臨覆滅之際，誰能相信它不以氫彈作孤注一擲！現在該是各國政治家捐棄私見，為本國安危及人類存亡設想的時候了！

五十六年七月廿六日

(註1) Reports from Moscow,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8-9, 19. (註11) Westmoreland to McNamara, Int'l Herald Tribune, July 8-9, 1967. (註12) Dean Rusk told news conference, Washington, July 19, 1967, UPI. (註13) Interview with Chancellor Kiesinger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10, 1967. (註14) India and Non-proliferation, the Japan Times, April 16, 1967. (註15) The Japan Times, May 20, 1967. (註16) U. N., June 25, 1967, AP. (註17) 同註11

美國的黑人問題

張棟材

一 內部潛伏的隱憂

最近美國治安當局宣佈會於本年六月間在紐約、費城兩地將監視了很久的一個黑人武裝暴亂組織予以破獲。(見合衆國際社紐約六月廿一日電)本來，這類案件在美國幾已司空見慣，並不是多麼嚴重的事情。不過，這次却

受到異常的各方重視，其原因乃是由於下列諸點：

一、當局說被破獲就逮的十六人，都是黑人的所謂「革命行動運動」(RAM)份子，這個組織的人數約達一千名，係由一個流亡中共區的黑人所領導。政府官員並形容這「革命行動運動」是秘密的馬列主義份子及毛澤東思想份子的游擊隊組織。支部分設在紐約哈林區、芝加哥、底特律及克利夫